

天全文史资料

第一期

gt/20/1501

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四川省天全县委员会编

一九八四年十月

前 言

杨 光 辉

在全面开创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的历史时期，天全县政协于一九八四年三月宣告成立了。

天全县政协是一个爱国统一战线的组织，是我们政治生活中发扬社会主义民主的一种重要形式。它集中了我县各行各业的名流和行家，完全有条件在天全“两个文明”建设中做出更加出色的贡献。

高举爱国主义旗帜，开创文史资料工作新局面，是县政协肩负的历史使命，是政协重要的工作任务之一。为完成这一历史使命而创刊的内部刊物《天全文史资料》现在和大家见面了。《天全文史资料》是当事人的亲身经历或亲闻亲见者的记述。它以翔实、具体、生动的史实，从各个侧面反映了旧天全的面貌，记录旧天全的政治风云。通过这些史料，人们可以看到在旧制度的统治下，我们可爱的家乡是如何贫穷和落后。地主、恶霸、土匪、兵痞、连年私仇械斗给人民带来多少苦难；我们也可以看到多少的仁人志士为探求救国救民的道理而呕心沥血，奋斗终身；我们还可以看到，多少革命者和实业家在家乡困难险恶的环境中，为振兴中华作出了自己的贡献。这些史料无疑是对今天的人们、特别是青年一代是一种活的历史教材。“知今必鉴古，无古不成今”，使我们感到过去创业的艰难，今天胜利来之不易。从而激发爱国热情，积极投身于四化建设、统一祖国、反对霸权主义的伟大斗争中来。

《天全文史资料》的工作方针是“要存真，要实事求是。”我们要求撰稿人可以不拘观点，不拘体裁，不拘长短，但必须忠于历史，秉笔直书，不为亲者讳，尊者讳，不溢美，不贬损。

要做到实事求是是很不容易的。首先，无论是撰稿人或编审者，都要有一个坚持历史唯物主义的科学态度；其次，要有一个踏实、细致的工作作风。不能因为内部发行而草率从事。在一些关键问题上，要层层把关，把“要存真，要实事求是”的方针贯彻到征集、整理、编辑、出版工作的全过程中去。绝不能谬种流传，贻害后人。

文史资料工作是源远流长的事业。希望大家积极加以扶持。我们热切地希望我县在国内外的各行各业的名流和行家为《天全文史资料》撰稿。由于初办，缺点和错误在所难免，敬希广大读者批评指正。

目 录

封面题字：杨 超

前言·····	杨光辉
于无声处听惊雷（一）	
——红军长征第一次经过天全·····	政协文史组（1）
罗炳辉将军日记·····	云南省宜良县 罗炳辉纪念馆供稿（3）
（附九军团随四方面军南下参与打天全的情况）	
天全古史初探·····	庄 努（6）
解放初期的剿匪斗争	
击毙匪首李元亨·····	李加月（9）
孙安华落网记·····	龚举学（10）
县名考·····	裴大元（12）
大西军与天全·····	江汉平（14）
地方风物志——碉门·····	政协文史组（16）
后记·····	罗国栋（17）

于无声处听惊雷

——红军长征第一次经过天全

政协文史组整理

一九三五年，在举世闻名的中国工农红军长征中，一方面军和四方面军先后两次经过天全，播下了革命的火种，打破了当时在国民党和军阀统治下万马齐喑的局面，广大群众于无声中听到了革命的惊雷。

一九三五年五月三十日，红一方面军飞夺泸定桥后，和大渡河两岸的部队会合，即折向东北，由泸定化林坪翻飞越岭，到达荣经县境内。这时军情紧急，四川军阀企图以雅安为据点，集结部队堵击，想在雅安以西击溃红军。六月初军委下达命令，要求红军先头部队以破釜沉舟的决心，迅速夺取天全、芦山，尽快向红四方面军靠拢。

到达荣经的红军，经过水于地、新庙、泗坪、小河子，即分兵两路向天全进发。一路经天全铜厂乡的陈家坝、兴业乡的大生溪和河源乡的柳家沟直插始阳。当时川军杨森部的一个营，在营长甘某率领下驻防始阳，勾结了部份当地土匪团队，在江边耀武扬威，妄图封锁渡口。六月六日清晨，红军前锋已从河源的柳家沟到达始阳对面的秧田坝、落坝等地，隔河向杨森部发起攻击，对射了两个多小时，杨森部和团队溃逃。七日早上，红军分别从截山脚铁索桥、凤凰嘴渡口（用船）和三谷桩（搭浮桥）渡过天全河，再从始阳经大坪乡的曹家湾、大堰口和大寨乡的桐林沟到达十八道水（今仁义乡）。红军的主力部队则由天全、荣经交界处的青山垭进入思经乡的清源、干河、马渡，于六月五日晚上到达思经，六月六日中午到达天全城对岸的沙坝村。当时川军杨森部杨杰生旅驻守天全，沿天全河布防，从城郊禁门关到龙尾一线约有两个营。六月六日黄昏时分，杨森部以手枪等武器向沙坝射击，随即向梅子坡方向撤离。六月七日拂晓，红军先头部队泗水过河，在老船头登岸，并用沙坝高布客家的土布拧成绳索，再借部分门板、木方搭好浮桥，中午之前，大部队即开始过桥入城。当时城内的民间艺人韩娃娃在大街上鸣锣，号召群众欢迎红军，并从“大盛铺”内取来鞭炮，到老船头迎接。

进入天全的第三路红军，系红九军团，于六月五日在泸定翻马鞍山，进入天全长河坝，再经两路口、紫石关，于七日上午经沙坪进入天全，罗炳辉将军亲率两个加强营和一个连，继续追击溃逃的川军李全山残部，直至多功坝，并在圈子岗守卫二、三天后，再转回天全。

毛主席率红军主力进入天全，曾在天全城内十字街口附近住过。住处侧边有酱园铺，毛主席的警卫员还在酱园内买过豆瓣。经我们调查，当时红军入城的十字街口在原景葛楼，景葛楼街口有个酱园名“张家醋房”，招牌上写《张永发店》，售有豆瓣、豆油，内有几个大房间，长征时住过红军。十字街口侧还有一酱园铺名《上品轩》，旁边是陈德华家，较为宽

大，也住过红军。现《张永发店》已拆除改建糖业烟酒公司，《上品轩》和陈德华家毁于一九七五年火灾。

在红军过境短短几天内，曾向群众宣传党的方针政策，群众亲眼看到红军纪律严明，公买公卖，态度和好，用实际行动粉碎了反动派的种种谣言，躲藏下乡的群众纷纷回城。红军还发动群众打了几家出名的大土豪，给贫苦人民分了财物，不少群众反映：“从来没有见过这样好的军队！”一些青年踊跃参加红军。红军在天全搞过筹款、借粮，都出有借据，注明革命胜利后归还，其中借高华铤的二十石黄谷，解放后退押时即以借据抵了押金。

红军过天全时情绪高昂，当时部队中流传了一首歌曲：“1.目前的中心任务，要打日本兵，收复华北、东三省，保卫民族；2.四川地方顶呱呱，什么也不缺乏，敌人要想封锁我，那才笑话；3.工农红军铁一般，渡过金沙江，两大主力来会合，敌人发慌；4.红军越打越有劲，团结像一人，我们伟大的任务，一定完成。”聂帅在回忆录中也提到，一到天全、芦山，就象到了天堂一样，部队在天全县政府里休息了一天，又搞了卫生，补充了给养。当时一方面军的各路部队，在天全稍稍休整，即日夜兼程向十八道水方向前进，从六月七日起，到六月十一日全部过完，一路经老场、灵关到宝兴；一路由老场经芦山的铜头、思延、芦山县城到宝兴，然后翻越夹金山，在达维与红四方面军胜利会师，继续北上。

罗炳辉将军回忆一九三五年农历五月

上旬奉命攻打天全的日记(全文)

一九四四年九月二十八日

翻阅着偶(偶)感作的四句话,他(它)的意义和事实抄留着(作)历史纪念。

一九四四年,在敌后的抗日民主根据地的盱眙县,党中央华中局负责同志饶漱石召开整风会议,辉为主席团之一。四月九日这天休息,我到军区卫生部去检查病,得遇张云逸、黄岩、戴济民三位内战时红军中的老同志,云逸同志提到川军郭勋祺已去军职。我中央红军到贵州向云南前进靠川边土城时,被郭军三个师阻截一战,没有解决郭军,我军受到点损失。又提到中央纵队和一、三、五军团渡过大渡河,转入荣经、雅安、天全之狭小山地内,不料春雨暴下,荣经、天全两河水突涨。向东,川军十余个团防守雅安、荣经沿河,南是富林镇的大渡河,西是大渡河之泸定桥,因阻追敌已被九军团政委何长工同志炸毁了,只有向北经川康边向陕北进展才行。川军三个团防守天全城和沿河,因山河水暴涨,无法北渡,处在狭小山地内,人家少,饥寒交迫的危境,辉率九军团在贵州时,因掩护主力转移,即变为单独行动,跟主力的后尾到泸定桥,何长工同志率一个补充营和一个主力营守泸定桥。令辉率两个主力营和一个特务连,经马鞍山翻下,即是天全河的水源,沿河直下,夺取两道铁桥击溃敌一个团,进占距天全三十里之紫石关。辉未过大渡河之泸定桥时,即大病不食,几呼(乎)死去,经医治有好转,沿途人民逃走,找夫(佚)不着,选自己战士抬,因体重,又加长征日久皮(疲)乏,战士体弱,抬得哭,辉不忍,主要靠扶在鞍马上,强勉支持,遇障碍和上下壁(陡峭)的山坡时,又下马,用几个人前拉后扶的通过。到紫石关这晚任(仍)不能饮食,腹鼓胀,呼吸(吸)困难,体弱到相当程度。这夜接毛、朱、周“万万火急”电令,(要)罗率两个主力营不惜任何牺牲,星夜夺取天全,挽救危局,接渡一、三、五军团和中央纵队,以利迅速北进与红四方面军会合。将电交参谋,看完说,我早说完了,还有什么出路,叹口气睡着不动。请找向导,调查天全西北之小河上游,找徒涉(涉)场,以便越过敌守桥之碍路,便利进攻县城,也不做声。又叫黄奎参谋起来找向导调查路线,通知各部马上做饭吃,部队集合开干部会,黄又不让,只得自己带病起来生气的说,共产党员,只有我一个人是,这是我个人的事?当即找住房六十余岁的老头来调查,并叫通讯员通知各部做饭吃、集合、召集连以上干部传达电令,说明共产党员最伟大的牺牲时间,只要救党中央,中国革命的无产阶级领导者,救出红军主力,革命的胜利才有保障,(我们)虽死犹生。同时我们能很好走在河的北岸,敌人不知我的力量,我们迂回西面,南面主力逼近,敌人必恐慌撤退,即是死守不难夺取更有利的歼敌,还有大的缴获补充,很光荣的与中央主力会合。随即出发前进,徒涉过小河,前面稍与掩护部队接触,因头天被击溃

之敌已清楚我由河北岸猛进，不知虚实，恐慌撤退。我军即冲入城中，找船接渡一、三军，因先头部队，敌机六架轰炸我军，令一部追击逃敌，其余找位置隐蔽。

我当时一股勇气，随队行动，忘了有病，不料大病体弱，过度紧张，忽然眼发黑晕倒，约三小时才转清醒，这一印象太深刻，也是革命斗争中一重大关键，偶提笔写出下面四句真实留作纪念。

辉病沉重旦夕间
中央陷危在天全
一息尚存赶营救
赤诚气勇破强敌

炳辉书

“云南省彝良县罗炳辉将军文物征集办公室”

工作人员 杨声华抄录

一九八三年六月十九日

九军团随四方面军 南下参与打天全的情况

摘 抄

绥崇丹懋战役后，懋功、丹巴等地溃退之敌猬集于宝兴金汤地区防守，刘湘北调模范师郭勋祺、教导师杨国桢和第一师加强天全、芦山、名山、雅安地区守备。敌53师李抱冰部则布防于康定、泸定、雅江，为攻占天全、芦山打开返向成都平原的道路，方面军趁敌立足未稳，仓促调整部署之际，跟即发起天名芦雅战役，兵力部署是：三十、九、三十一军各一部为中纵队抢占宝兴、灵关，相机攻占芦山；四、三十二两军为右纵队沿大渡河南下，占金汤后取天全；九军之二十七师为左纵队，在攻占邛崃以西之大川场后积极向邛崃大邑发展；五军团31军一部为右支队，驻守丹巴地区，积极向康定佯攻：……

十月二十四日红军以迅猛之势，穿越积雪的夹金山，向宝兴天全芦山之敌发起进攻。中纵队于十一月一日一举攻占宝兴。击溃杨森二十军之第一、第五、第六等三个旅，乘胜进占灵关镇，接着连续打垮敌刘湘教导师的一个旅和一个团的阻击，直逼芦山城下；左右两纵队这时也从两翼日夜兼程疾进。七日左纵队攻占大川场，歼敌邓锡侯第七旅一部，前抵进邛崃县境；右纵队（四军、三十二军）攻克西康金汤设治局所在金汤镇后，继下天全以西之紫石关、大岗山，击溃刘湘模范师的一个旅，于十日攻占天全县城，随即向东迂回，协同中纵队包围芦山。刘湘为解芦山之围，急令其独立旅，由名山城区增援，红三十军九军各一部当即分两路对敌钳击，将该敌全部歼灭，继克名山西北之五家口镇，又全歼守敌一个团。十二日芦山守敌弃城逃窜，该城遂为红军收复，十余日内红军占领邛崃山以西，大渡河以东，青衣江以北和懋功以南之川康边广大地区，俘获人枪五千以上。……

此后，方面军为分散和钳制正面之敌，曾以三十二军和四军一部，分别在天全、飞仙关渡过青衣江上游南进。十一月二十五克荣经，继占汉源，歼守敌一部。十二月初，敌薛岳部由东面之洪雅地区向荣经进攻，红军在予敌大量杀伤后于中旬撤出荣汉地区。

在与敌艰苦战斗的同时，方面军还抽调了大批干部，在懋、丹、宝、天、芦各县开展地方工作，先后建立了一些地方党的组织和农民的政府，组成大金独师，宝兴和芦山两个独团，（共三千余人）并发动不少群众支持革命战争。

注：罗炳辉仍任三十二军军长

摘自中国人民解放军政治学院编《中共党史参考资料》

《第四方面军经过曲折艰苦的斗争胜利完成长征》

摘抄人 杨声华

一九八三年六月十九日

天全古史初探

庄 努

天全历史悠久，一九六五年以来，曾在省博物馆的协助下，初步在城厢苦蒿山探测了古人类居住遗址，发现不少陶片和石斧。此后，又陆续在始阳乡兴中、劳动和乐英乡的兴福、乐坝出土了大量的石斧、石片，这些经过我省有关专家鉴定，属于新石器时代晚期的用具。县境内的牛魔王洞，曾是上古人类穴居的遗址，足以证明早在四、五千年以前，这里已经是人类聚居的地方。

再从现存的文字记载来看，天全古代是西夷徙都（徙读斯，下同），又称斯榆地，“徙”“斯”“始”同为羌语，寓意即黄金的意思，为氐羌族居住的地方，又称徙族，总的属羌族的一个支系，地域还包括了现荣经和宝兴地方。《明史》说：“天全古氐羌之地也。”我国最古讲山川物产和地理的《禹贡》记载，天全在梁州的南部。“蔡蒙旅平，和夷底绩”这两句话，和夷就指的是天全。周朝时期，在地理上属于巴蜀的边邑，到西汉司马相如招抚西南地区少数民族以前，天全是徙国的主要地域，都城就在现在的始阳。晋人常璩著的专门讲巴蜀史地的《华阳国志》记载，徙阳为斯榆国邑。《汉书·西南夷列传》说：“自襁以东北君长以十数，徙、筰都最大。”说明当时这一带有若干小国，徙国还算是比较大的，实际上是原始部落。

追溯到古代人类如何进入到四川和我们这个地区，还得从在四川建立蜀国和巴国以前谈起。我们川西地带古代为蜀国，居住的蜀族都是来源于羌族，西南和西北大部份民族，都是来自康青高原的羌族。康青高原的甘孜、阿坝两州和青海、西藏，这个地域是平均海拔四千公尺的高原，山上积雪、山下是草原，条件虽然艰苦，但它却是原始人的福地。百万年前，原始人靠打猎为生，吃的兽肉，穿的兽皮，逐渐发展到畜牧，他们从森林转移到草原，相比之下，草原可以避免肉食兽的伤害，比较安全，又便于捕捉草食兽和放牧牛羊，这个地区还有自然的盐湖，解决了吃盐的问题，大地上还有不少石英石和自然金块，可以用来做用具和武器，所以在进入草原后就开始定居下来。羌族的羌字，是会意字，即自相呼叫的声音。人类出现之后，经过了几次冰期，北部地方的人大部冻死，但康青高原有重要高山为屏障，躲过了冰期，与中原地带不同。上古的华族祖先和西羌祖先，早就有过来往。以后，在数十万年间，由于气候的变化，高原逐步升高，羌族也就逐步向低处转移。大约在距今一万多年前，他们从松潘河谷沿岷江南下，进入成都平原，经历了从游牧生活进入半耕半牧，到定居下来耕种几个阶段，在距今三千年前建立了蜀国。公元前三一六年秦将司马错征伐蜀国时，蜀王开明氏战死于现在的彭山县江口镇，王子逃入越南，蜀国灭亡。在这个地区，到公元前一世纪，羌族与汉民族融合，不再是一个少数民族了。

青衣江和大渡河流域的羌人，也就是同时进入四川的另一支羌族，文化要落后一些。居

住在青衣江上游的羌族，周代在芦山、雅安一带建立了青衣羌国。那时天全的情况如何呢？是否属于青衣羌国还值得研究，因为建在天全的徙国，还是一个不太小的原始部落国家，也是名见经传的。有些考证说明，徙国的范围包括雅安、荣经、芦山、宝兴在内，蜀国的保于帝曾征服其地，但未灭其国。那么徙国建于何时？它的组成人员是羌族的哪一个分支？正是我们要探讨的问题。

晋朝人从魏襄王墓中找到的《竹书纪年》，是魏国的编年史，上面记载有周显王八年“瑕阳人自秦导岷山青衣水来归”这句话，涉及到瑕阳人和青衣水（即青衣江），我省古史学著名专家任乃强先生根据这个情况做了大量的考证工作。他认为进入青衣江上游的青衣羌是羌支民族，是由西倾入小金河谷，再越过夹金山入穆坪河而发展起来的，在芦山、雅安一带建立了青衣羌国；瑕阳人也是羌支民族，瑕阳人是由西倾入大金河谷发展起来的民族，处的地区比较闭塞，以后经商，到过魏国，他们后来从康定的鱼通进入天全，在秦、汉时建立了徙国，国邑就在始阳。“始阳”这个地名最初在《魏书·地形志》上出现，明代四川的著名学者杨升庵就认定这里就是《汉书·西南夷列传》说的“徙、笮都最大”的徙国。任乃强先生还认为瑕阳人在始阳建国，是秦灭亡巴蜀以后的事。

鲁国史官左丘明著的古史书籍《国语》记载的有：“夏桀伐有施，施人以妹喜女焉。”说的是远在夏朝，夏桀王这个著名的古代暴君曾出兵征讨施国。施国人被迫献了个美女妹喜给夏桀王。施国在哪里？徙字读斯，斯榆就是斯夷，我省著名古史学专家邓少琴先生认为“有施之国，在今四川天全之始阳”。古籍当中同时记载有夏桀王出兵侵扰这一带地区的，还有《路史·国名记》，说的是桀伐蒙山氏。《韩非子·难四》也说“桀索蒙山之女”，《竹书纪年》说的是“桀伐岷山，岷山庄王于桀二女”。《路史·国名记》讲到这件事时，根据楚国屈原著名的向鬼神挑战的哲理诗《天问》讲的“桀伐蒙山”，还提到这两个女子的名字。这些古籍的记载，都证实了夏桀王时代，蒙山一带的部落遭到他的侵略，在桀王攻打蒙山时，索取了两个青年女子；在进攻徙国时，又索取了青年女子妹喜，这两件事各有记载，而妹喜曾是桀王所宠爱的妃子。夏桀王的昏庸无道，后人就把责任推到妹喜身上，从而妹喜和纣王的姐己一样，成了历史上的知名人物，而妹喜这个知名人物就出在徙国，即现在的天全县。按照这些论据，天全远在夏朝时候就建立了徙国，而不是在秦灭巴蜀之后。

我们再从天全、芦山一带地方志的记载和民间传说来看，夏禹在飞仙关领导过治水，打通了飞仙关的峡谷，飞仙关古称“神禹漏阁”，天全境内相邻近的有多功山和多功坝，民间传说是纪念夏禹治水，其功劳甚多，因而命名的。可以想见如果夏禹在飞仙关治水，周围没有聚居的部落是不可能的。一九六五年县文化部门在始阳收集到的民主村开田改土中出的铜戈和剑，经省文物主管部门鉴定，属于春秋、战国时代的兵器。这些也是对夏商时期和春秋战国时期，天全已有聚居部落存在的佐证。

以上的几种论证，都有一定的论据，虽在时间上不统一，至少都可以证实天全在古代建过徙国，国邑就在现在的始阳。徙国的徙人，是羌族的一个分支，属氏羌族。古籍上说羌的始祖是伯夷，周秦间的地理书籍《山海经》，虽然事涉神怪，但确是一部不可多得的地理志，在其中的《海内经》上提到：“伯夷父生西岳，西岳生先龙，先龙是始生氏羌，氏羌乞姓。”甲骨卜辞《河》626、630说“龙来氏羌”可以从这里而去理会。《明史》说“天全古氏羌之地也”是有其根据的。

徙国建立的时代，还有待于我们去继续探讨，但徙国的灭亡，确实无疑地在西汉，这是有史为证的。《汉书·西南夷列传》记载了当时徙国的存在。《史记·司马相如列传》又记载“司马长卿使略定西南夷，邛、笮冉犹、斯榆之君皆请为内臣。”就是说汉武帝开发西南少数民族地区，派司马相如去招抚，这些小国家，包括斯榆在内，他们的君主都表示降伏。《华阳国志》记载说徙阳为“故斯榆国邑，汉略斯榆君，以其地为徙县。”说明汉灭了徙国，就在原来的国邑始阳建立了徙县，这就是天全建立县的开始。汉武帝元鼎六年（公元前一一一年），在原笮都设置沈黎郡，直接管辖青衣县、徙县、严道县和旄牛县，就是现在的芦山、名山、天全、荥经、雅安、汉源等地。汉武帝天汉四年（公元前九七年），撤消了沈黎郡同蜀郡合并，直到东汉灵帝时又改蜀郡设置了汉嘉郡，仍然管辖徙县。三国时期，这里属于蜀国的领域。诸葛亮七擒孟获凯旋回来，曾在天全的碉门（即禁门关）停留过一段时间，派蜀将高翔管理木牛流马镇守碉门。西晋统一中国，仍然设置了汉嘉郡，改徙县为徙阳县。东晋穆帝永和三年（公元三四七年）废除汉嘉郡，设置晋原郡，辖区有徙阳县。西晋末永嘉之乱，李雄据蜀，雅安地区一片混乱，不少汉族逃难离去。刘宋时期仍为徙阳县，属晋原郡，在南齐时曾经改徙阳县为枞阳县，属于由晋原郡改的晋康郡管辖。西魏废帝二年（公元五五三年）西魏占领四川大部份地方，在现在的雅安多营坪设始阳县，为蒙山郡之治，枞阳县不复存在。隋朝统一之后改始阳县为严道县，隋文帝开皇四年（公元五九三年）改名蒙山县，随后设置雅州，管辖九个县，这时的天全地区无县的设置。唐太宗李世民即位之后，国内战乱平定，开始重新整理地方行政区划，对州县大加合并，在雅州设都督府（其中一度改芦山郡），管辖五个县和专管少数民族的五十七个羁縻州。同时设置了四个兵镇，其中和川镇在今天全城厢镇，始阳镇在今天全始阳乡，灵关镇在今宝兴灵关乡，还有个安国镇地方不详。因此在唐代的天全地域，为几个兵镇的辖区，县已不存在。到了唐代末期，就逐步演变成土司统治，跨入了另外一个阶段。

现在，问题再回到汉代徙国的建徙县之后，住在这里的少数民族，也就是以后通称的番民到哪里去了？我们认为，进入成都平原的羌族，既然在公元一世纪前就逐步和汉族融化，不再以羌人出现，而建立青衣羌国的青衣羌，也在和汉族融化，那么居留在天全的是另一支羌支民族，和青衣羌有许多不同之处，特别是居住地方比较闭塞，文化又比较落后，因而继续保持了氏羌族的习俗。但天全本身和周围地区都在西汉建县，随着各方面的交流和统一治理，形成了番汉杂居的局面，特别在农村中仍以番民为主，这也是在建县之后的若干年又形成土司统治的基础。这种番汉杂居的状况，由于自然地理条件的决定并不是一成不变的，只不过是延续的时间长一些而已，中间还经过了几次变迁，直到明末清初的人口巨大变动，乃至在雍正时期的改土归流前后，已经融合演变而成为汉族县。

解放初期的剿匪斗争

击毙匪首李元亨

李加月

【编者按】

我县四十五岁以上的人，可能没有一个不知道解放前天全县有个李元亨。李元亨何许人也？提起此人，大大的有名，他不是名留青史，而是遗臭万年，是一个妄图阻挠社会前进的著名反动头子。李元亨是前阳乡人，年轻时当过裁缝，以后投靠大舵把子侯泽三，待羽毛丰满之后，打死侯泽三，独树一帜，拉起一支土匪队伍，不到几年功夫，成了与芦山陈志武齐名的大土匪头子。解放前夕，胡宗南部狼狈西逃，看准了李元亨是个反共反人民的好帮手，便派遣特务进行拉拢，胡说什么天全这两个字拆开就是“一大人王”，要出皇帝，这个皇帝就印证在李元亨的身上。作恶多端、血债累累的李元亨出于反动本质的决定，对这些鬼话深信不疑，甘愿为垂死的国民党反动政权效忠，受封为反共救国军军长。于是蒙蔽欺骗一批群众，拖起一支七八百人的队伍，同我人民解放军为敌，到处破坏骚扰。在一九五〇年的剿匪斗争中，李元亨的队伍在雅安望鱼一带，被解放军打得溃不成军，受蒙蔽的群众纷纷弃暗投明，李元亨父子携带武器，落荒而逃，逃得不明下落。对这样一个大匪首不除掉，实在是一个不小的隐患，对发动群众也是一个障碍，于是捉拿李匪的斗争就展开了。本文介绍的，是当时参加这场战斗的民兵英雄李加月同志的回忆录。编者略加整理，并加了小标题。

组织力量 布置战斗

一九五〇年冬，在我们那里负责剿匪工作的解放军555团一连，开始组织武装队，主要是吸收当地贫雇农参加，成立分队和中队。申请参加的人，都经过了严格的政治审查，然后公布批准名单，共批准四十多人，配发了枪支弹药。参加的同志都感到为广大人民群众翻身而战斗，是一种光荣，情绪也很高。正式成立之后，连长给我们布置任务，主要是配合部队，搜捕残匪，特别是搜捕反共救国军的军长李元亨。我们全体队员，以无比的革命激情，接受了任务，紧接着就开始行动，对残匪进行搜索。当时已是数九寒天，天气很冷，又是阴雨连绵，寒风刺骨，我的衣服又破烂单薄，这些困难我们谁也没有考虑。每次接到命令，不分昼夜，都是马上出发，因为路径熟悉，我们往往冲在前面，从燕子岩到铜厂，撒下包围网，长达几十里，熬更守夜，执行任务吃冷食成了家常便饭。到了腊月下旬，气候更加寒冷，一连下了几天雪，白雪封山，我们仍是热情饱满，毫无怨言，也无人掉队，配合部队进行战斗。

贯彻政策 深入调查

开展这场斗争，部队领导多次向我们讲解党的政策，又通过我们向亲友和群众反复宣传，解除顾虑，主动给我们提供线索。部队的同志们更是深入群众，加强调查研究。一连连部驻在陈家坝山脚下，派出许多干部战士，深入到各保发动群众，宣传政策，了解匪情，我们同部队同志一道，还为群众打柴背炭，有时还化装侦察。经过一段艰苦细致的工作，发现从前阳乡杨柳坪搬到龙宝湾的农民熊文才是李元亨的老表，李元亨很可能就藏在山上，由熊家供给生活。部队掌握了这个情况，一面对熊家严密监视，一面给熊做思想工作，把熊叫到连部，经过反复开导，熊才承认是他供给李元亨的食物，又说腊月三十天李元亨肯定要到他家来，到时候由他举火把为号，以便捉拿李元亨归案。

除夕之夜

腊月三十晚上，连首长下达了紧急命令，要马上集中武装队员，配合部队，立即出发捉拿李元亨。队员们接到命令，思想上又是高兴，又有点紧张和忧虑。高兴的是大家辛苦了三十多天，终于找到李匪的下落，今晚就要解决这个问题，心情异常激动；紧张的是李元亨是个杀人不眨眼的大匪首，枪法又好，到时候必然是一场生死搏斗；忧虑的是民间传统三十夜团年，出门几千里都要赶回家团聚，看来今天守在家门口团不成年了。当然，这些想法很快就消失了，为了除掉这个大祸害，为人民立功，在这样的关键时刻，一切个人利益都抛到了脑后。经过连长的简单动员，我和李珍、刘怀兴等带头报名，同部队一道向龙宝湾进发。

这天晚上一团漆黑，伸手不见五指，又不能点火把，不能出声，大家一鼓作气，静悄悄地踩着烂泥田，冲破荆棘，一个个糊得一身泥浆，奋力上山。我们冲到龙宝湾熊家屋外，朝里望去，果然李元亨同他儿子就坐在屋里。解放军同志大喝一声：“缴枪不杀！”李元亨听到，顺手举枪就射。这时，部队的同志和我们的长短武器一齐开火，顷刻之间，李元亨和他儿子中弹倒地。我们冲进屋后，将李元亨捆得结结实实，这个十恶不赦的匪首还在抽气。当我们把他抬出熊家门口时，李元亨才完全断气。这时，在山下负责接应的部队和武装队听见枪声，就鸣枪互相联系，接着他们全部上山，接我们返回住地。

孙安华落网记

龚举学

一九五一年三月，西康地区的清匪反霸斗争已接近尾声，绝大部分土匪在我人民解放军、人民武装自卫队和广大革命人民群众的积极围剿和坚决打击下，不是生俘，就是击毙，不少地方开始出现了社会清平，人民安居乐业的兴旺景象。可是个别漏网之鱼，那些罪大恶

极的土匪、特务，虽然感到末日来临，可就是拒不向人民投降，匪首孙安华便是其中的一个。剿匪斗争开展以来，孙就是我军坚决清剿的主要对象之一。怎奈该匪一贯狡猾异常，且又熟悉当地地形，又善于伪装躲藏，几次都从我军及人民武装自卫队的枪尖下滑过去，到一九五一年三月，仍然逍遥法外。因此西康省军区下了决心，命令始阳乡人民自卫队中队长杨登祥，一定要在近期内积极协助驻军五五五团完成捉拿孙安华的任务，为民除害。一场坚决打击搜剿孙匪的战斗在始阳乡及其附近地区又打响了。

始阳乡人民武装自卫队中队长杨登祥，接到省军区的命令后，立即带领八十余名侦察经验丰富的自卫队员，来到孙匪经常出没的光荣村附近，采用分片搜寻的办法，来回地搜索了两天，没有发现孙的踪迹。三月十日，该乡四保群众侦察到孙安华秘密潜回家的消息，立即报告乡农会和白卫队，并从孙的家属中掌握了躲藏的地点。农会和白卫队立即组织力量进行搜捕，并于当天晚上发动男女群众和自卫队员两百余人，将孙匪躲藏的地点团团围住，发现在古墓门口有人用石头堵住，便架起柴火烟薰，由于火力不猛，第二天清早，墓内毫无动静，始阳乡农会副主席黄玉祥，自卫分队长高崇杰等，带领自卫队员三十余人赶到现场，继续在周围警戒，加强烟薰。突然，孙匪将堵墓门的石头搬个空隙，举起罪恶的手枪向自卫队员开火，随着枪响，分队长高崇杰，自卫队员杨克武，农协会会员敖黄氏，当即中弹身负重伤。烤火的自卫队员就地散开卧倒观察情况，当场把受伤的高崇杰等同志抬下去时，高还大喊“我死了，也要捉到孙安华，为民除害”。但因他们伤势太重，不幸光荣牺牲。但是，死并没有吓倒英雄的人民，英雄的自卫队队员。当他们知道开枪的就是孙安华时，新仇旧恨一齐涌上心头，大家高喊“活捉孙安华，为始阳人民报仇”。自卫队员们不顾生命危险向前冲，可是，由于孙匪躲在坟墓里，加之又有一手好枪法，猛扑的自卫队员先后有十二人光荣负伤。可他们消灭匪首的激情愈战愈勇。乡农会副主席黄玉祥鼓励同志们为牺牲的战友报仇，并亲自举枪射击，结果，也在冲锋时光荣负伤。五五五团闻讯，立即命令一个排的兵力跑步到樊春坡，火速投入战斗。自卫队员和群众见到了解放军，战斗情绪愈加高涨，他们和解放军一起将孙匪占据的古坟团团包围，决心以实际行动为牺牲的战友报仇。但是，怎样才能把他从古墓里揪出来呢？最后，自卫队员找来大量的柴火从古墓顶投到古墓门前，顿时火烟冲天，队员们冒着生命危险用衣服、树枝等向古墓煽烟，这样进行了多时，开始孙匪还能还枪，作垂死挣扎，后来，就再也没有动静了。五五五团两位战士从古墓后面挖开一个洞跃进古墓里，只见孙匪已被火烟熏昏，口吐白沫，奄奄一息，他俩抓着孙的双脚把他拖了出来，自卫队员和群众一涌而上，用绳子五花大绑。一会儿，孙匪苏醒过来，一见周围站着的是中国人民解放军和民兵自卫队员，只得下垂了罪恶的头。瞬间，烟熏活捉孙安华的消息传遍了四乡，传遍了西康（孙安华被捉的消息刊登于《西康日报》一九五一年三月十四日）。

三月十六日，始阳乡召开了六千余人的群众大会，会上西康省政府主席兼省军区政委廖志高、副司令员熊宇忠出席了大会，会上将罪恶滔天的孙安华及其爪牙判处死刑，立即执行。同时为活捉孙安华而献出宝贵生命的分队长高崇杰、自卫队员杨克武、农会会员敖黄氏举行了公祭。雅安军分区副司令员王新文、天全县县长张志远和始阳驻军首长参加了公祭，西康区党委、雅安军分区、中共天全县委、天全县人民政府、始阳区公所分别送了挽联，大会还为活捉孙安华流了血、出了力的清匪模范杨大成、黄玉祥等记了功。

县名考

裴大元

天全县在古代不叫天全，我国最古的地理书籍《禹贡》讲的“蔡蒙旅平，和夷底绩”，和夷是和上夷所居之地，不少史学家的解释，认定为指的天全。天全境内的天全河，古称和水，沙坪河古称夷水，总的称和川；也有的认为和川是蒙经河，在天全两河口汇天全河流入青衣江。由于境内这条河的缘故，天全古称和川，唐代在今天全城厢设过兵镇——和川镇。根据《史记》、《汉书》的记载，天全在西汉建县之前，系西南少数民族居住的地域，曾在这里建立过原始部落式的徙国，都城就在始阳，故天全又称徙都。徙字读斯，古称斯榆地，即斯夷所居住的地方，徙国就是古斯榆国，所以后人也称天全为斯榆。西汉时天全首次正式建县，名为徙县，也就是由徙国演变而来，县治就设在始阳。现在县城城西的禁门关，古代叫碉门，因碉门在落溪山、大岗山两山对峙之间，下临天全河，地势险要，远望很象一座大门，两壁岩石陡峭，和碉房一样，汉代就称碉门，历代都是通康藏的重要关隘，屯有重兵防守，三国时诸葛亮曾派部将高翔驻防过碉门，宋代一度设碉门砦管理天全。从后蜀起，朝廷加封天全土司时，有的将碉门作为这个地区的名称加在职衔的前面，因而天全也称过碉门。

天全在西汉建县之后，改称过徙阳县、枳阳县。西魏时建的始阳县，实际上县治这时已不在始阳，而在今雅安的多营坪，隋朝改始阳县为严道县，天全从属严道，县治早已不再存在。唐代整理全国地方行政区划，合并了一部分州县，在现雅安地区设置了雅州都督府，管辖五个县和专管少数民族的五十七个羁縻州。同时分别在今天全城厢、始阳、宝兴的灵关等处设置和川、始阳、灵关、安国四个兵镇，天全地域为几个兵镇的辖区，当然也存在羁縻州的交错。唐代末期，天全为高、杨二氏所占据，后蜀时高、杨二氏归附，设置碉门、黎、雅、长河西、鱼通、宁远六军民安抚司于碉门，宋初未变，南宋时设碉门砦。元代初，至元二年（公元一二六五年）设置碉门黎雅等处安抚司，属脱思麻路，官署设今城厢。以后又改为六番招讨司，仍设在今城厢；又设置天全招讨司于始阳。明初，朱元璋建立明朝，以天全为衙、六番为次，合并为“天全六番招讨司”，高氏为正招讨，设官署于始阳；杨氏为副招讨，设官署于城厢，直至清雍正六年（公元一七二八年）废除土司为止。改土归流以后，雍正七年（一七二九年）正式由朝廷下令设置天全州，州治设城厢，同时在始阳设分州，隶属雅州府。辛亥革命后，于一九一四年改天全为县至今。

天全县名从何而来？历来有不少论据和传说。天全这个名字在官方文书和史籍上出现，最早是元代，在始阳正式设置“天全招讨司”。现尚无法找到当时命名的论据，根据在县内的流传和《州志》记载，大体上有以下几个方面：

一、根据“其地天之所产，莫不全备”，故名天全。这种说法流传于三十年代。当时建西

康省，新设置宝兴县，取《中庸》“宝藏兴焉”一句话的“宝兴”二字，说明此地宝藏丰富，亟待开发。天全的县名也根据这样推论而来，没有多大根据。

二、认为天全上司出自大金川，封土司时，在大字上加一笔，金字上去两点，故名天全。出现“天全招讨司”这个官衔在元代，元代并无大金川这个地名，高、杨二土司也并非来自大金川。金川地区在今大金、小金县，清雍正初年莎奔罗受封土司，才自称大金川，以泽旺土司为小金川，开始出现大、小金川的称谓，这和天全无任何可连贯之处。同时还有一个传说，提到清果亲王奉旨出使西藏，在大金川逗留不前，和当地一女子同居生子，果亲王便将这个“小亲王”封于天全州，也就是在大金川三字上加减笔划而来，故名天全州。这种说法民间流传甚广，但也更为荒谬。果亲王允礼是清康熙的十七子，雍正七年（即天全改土归流时）加封亲王，雍正十二年奉旨送达赖喇嘛回西藏，并检阅沿线军队，历时一年才回到北京。果亲王出使时，天全州的州官早已上任六年，也没有什么皇亲任过这小小州官，更谈不上新封一个土司去复辟土司制度了。

三、清代咸丰年间州官陈松龄主持编修的《天全州志》，是天全唯一的一部地方志。陈松龄在序言中提到，大明洪武高杨二氏归诚，合碉门、和川改为天全，取其天命两全之意。但元代高土司已有“天全招讨司”的职衔，显然这个说法不能成立。

四、杨振业的《灵和乘略》说：“元易其名曰天全，则固其地在大小漏天之间，而雅所从入之飞仙关，旧名漏阁，故易曰全。”即是说天全自来多雨，古称漏天，易漏为全，倒过来就是天全。民间过去也因天全多雨，称之为“天漏”，易漏为全，就是天全。《天全州志》在另两处又提到县名来源，一说是“元易其名曰天全，因其地在大小漏天之间，易漏为全。”另一处又说：“治北四十里有天全山，州因此山而名也。”天全山在今老场乡，上有明代庙宇天全寺，此山名天全，也很可能来自“易漏为全”的根据。这个根据，也是现在所基本肯定的。

五、我省著名史学家任乃强先生早年曾撰写过《天全小志》，对县名作过考证，在以上几个方面都有他的一部分见解。他还认为，天全这两个字，可能是土司投诚归附时，向朝廷所上领地的译音，天全古为氐羌地，地名的译音出自氐语，现在保存下来的氐语太少，这个含义暂时还无法解释。最近，任老在雅安地区的八县县名考中，提出天全县名问题，因天全人读天为“迁”，在语音上很突出，有可能是宋末高土司带兵去岩州，在当地降元。而天全本地尚在抵抗元军，元军向例发炮破城后必屠其城。因高土司早已归降，本地羌民免死，汉人被杀戮，故羌民得全，“羌”“天”同音，以“羌全”得名为天全。但任老又指出这只是他的推论而已。

以上是对天全县名的初步探讨，还有待于继续深入研究，求得正确的正名，弄清来龙去脉，使我们了解家乡名称的来由和过去的历史，是完全必要的。

大西军与天全

公元一六四四年（明崇祯十七年），农民起义的著名领袖之一张献忠所率领的大西军“势甚盛”。为了在四川建立巩固的根据地，“然后挥师平定天下”，张献忠于同年正月便率部沿长江而上，水陆并进，直指川西腹地。在连克沿途州府县之后，大西军于八月九日攻克成都，并于年底（十一月十六日）以成都为“西京”，建立农民革命政权，国号大西，改元大顺，更新历曰“通天历”，献忠自称西王。

大西军在军事上的节节胜利，宣布了朱明王朝在四川的统治崩溃。而大西军的力量随着形势的发展，也日益波及到边远州县。当时，处于四川西部的边陲之地——雅安诸境，多为大西军所控制。一六四四年（崇祯十七年）十月，大西军攻克雅州之后，“蜀王子弟”“明富顺镇国将军朱平楷”狼狈出逃至荣经，自称“蜀王”，并纠集邛州、黎州、建昌、越西、芦山等处的逃亡官僚和头人，“合兵万余”，向雅州反扑。在雅安龙岗山、八步石一带几经激战，农民军出奇兵猛烈反击，转败为胜，乘胜追歼，直捣荣经城，杀死知县黄儒，威震雅州各境。十一月，“大西”政权建立后，雅属各境也多受该政权的节制，其中芦山还建立了基层政权，并受“西王”张献忠颁发的“芦山县印”。

大西军控制雅州之后，在军事上、政治上的重大胜利，也震动了天全。

当时，高、杨两土司累世相袭，统治天全，已有六百余年历史。面对如此重大的历史转折，且土司高济泰和杨之明所统治的天全，正是“岁大饥，斗米千金”，民生凋敝的时刻，他们却徘徊不定。高济泰为探虚实，假意派其母去大西军（成都）为人质，声言归附。

本来，大西政权建立后，张献忠就设立了左右丞相，五府六部，制定并实行一系列有利于巩固农民政权，有利于恢复和发展生产，有利于团结西南各少数民族人民的政治、经济、文化、民族等政策。对于土司头人，张献忠并未诉诸军事行动，而是“遍招诸土司”，“铸金印赏之”，很讲究政策、策略。高济泰的母亲在大西军中反悔，授意高济泰抵抗，高母亦自杀。高、杨两土司遂决心对抗大西军，准备迎战。

大西军攻克成都之后，高济泰率部驻雅，抵抗大西军张能奇部进驻雅安。后兵败退出雅州。芦山建立大西基层政权，“以国杰来知芦山”，高济泰又率兵进攻芦山，杀李国杰。清朝入主中原，进兵四川，张献忠在抗清斗争中壮烈牺牲之后，高济泰“走川北投诚而官如故”，仍被清王朝封为天全土司。

在和大西军对峙中，杨之明主持军事，大西政权遣使送金印前来谈判，他居然“立斩其使”。旋即，带领四十八人出兵攻打大西农民军。他的妻子洪氏也组织了一队由婢妾组成的女队，随军助战。杨之明自觉兵力单薄，便又联络成都朱倬伊，阆州郑延爵的残部，合兵一处，在飞仙关、总冈山、南桥等处搅扰大西军。结果杨之明战死，部将徐汉卿等扼守飞仙关，阻止大西军入境。

当时，雅州知州王国臣已归附农民军。杨之明的弟弟杨之乔，也与兄长不和。当川南道